

慧律法師佛學講座 - 楞嚴經(88)

第八十八講:大佛頂首楞嚴經講義研究(67)

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，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，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。

《楞嚴經講義》，381頁，看中間，[卯二、會六入即藏性(分二)。辰初、總徵。二、別釋。今初。]也就是：眼入本如來藏，妙真如性；耳入本如來藏，妙真如性；鼻、舌、身、意，盡皆是本如來藏，妙真如性。

經文：「復次，阿難！云何六入，本如來藏，妙真如性？」也就是你的六根都是不生不滅的藏性。[此總徵。梵語鉢羅吠奢，此云入，]六入。[亦云處。]六處。[入有二義：一為能入，以能入塵取境故；]因為眼根能取，來到塵境，塵是為所取。[二為所入，]如果把塵、外塵當作能的話，那麼，六入就是所。[以為塵入之處故。]以被塵所入之處的地方，所以，這裡是屬於被動的。那個「入」，上面如果加一個：所，那就很清楚了。「為」就是被，以被塵所入之處故，意思就是：外塵能主動的能入，透過六根就是六入。[按本文吸此塵象，當以吸入為義，即吸入六塵之處，故又名處。]所以，這個角度的解釋也可以，能夠主動去緣，也能夠主動的吸入，像吸塵器一樣的吸入。

[他經色心開合無此科，]他經的「色」就是色法，「心」就是心法，我們前面講過了，有時候開色法比較多，有時候開心法比較多；有時候合色法比較少，

有時候合心法比較少；有時候開色合心，有時候開心合色；有時候雙開，色心俱開，就是十八界，在前面我們都解釋過了。他經色法、心法開合無此科，這個「科」的旁邊，就是寫：六入這一科。我們說四科七大，五蘊一科、六入一科、十二處一科、十八界一科；沒有六入這一科。〔本經以根中不生滅性，即首楞嚴定體，亦即如來成佛之密因，脩證圓通，下手所依之處，〕所以，特別的加六入。〔故特加焉。〕

〔本如來藏者，本即根本，一切枝末，依之而起，今追究六入枝末之根本，元是如來藏，如即本有不變，真如之本體，來即真如隨緣，徧周之妙用，藏者，含藏世出世間，一切善功德，無不具足，猶如寶故。〕我們的本性是絕對的善，無量的善功德。所以，《金剛經》裡面講：以無所住心行一切善，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也就是說：你行任何的善事，都應當無所執著，善還是要做，善還是要做，人的一生一世，有因緣應當多多做善事；但是，必需以無所住心。

〔妙真如性者：即如來藏之性。此性即理即事，全妄全真，不滯一法，不捨一法故，所以稱妙。非是此真而彼不真，此如而彼不如，若如是則有對待，則不圓滿；今乃統萬法惟是一心，一真一切真，〕為什麼講一心呢？〔若人欲了知，三世一切佛，應觀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。一切都是心影現出來的，現在證入絕對的心體，就是離念，〕《大乘起信論》裡面講：心體離念，是法界一總相，法界的總相是什麼？就是離念，離念。〔心體離念，離什麼念呢？離執著念；離分別念；離愚癡顛倒念；離貪念、瞋念、愚癡念；離一切不必要的念，而存在什

麼呢？存在般若的念，他有心體。所以，今乃統萬法惟是一心，一真一切真，用真心來看事情，那統統是妙智慧。〔無有那一法不真，一如一切如，無有那一法不如：〕「如」就是畢竟空、不可得，世間眾相本來就是空、本來就是不可得。所以，為什麼不見一物，名為見道？物物本空。有一個居士來說：請師父您開示佛法！我跟他講：法法本空，法法何狀？你叫師父怎麼說呢？你叫我開示佛法，它又不是有任何的形狀。對不對？法法本空，法法何狀？是不是？沒有形狀可以談，沒有佛法，因為它本來就空。

所以，禪宗裡面講那一句話，說：若悟無生法，即是傳佛心法。如果你能體悟一切法本自無生，今亦不滅，那麼，你就是真正傳法的人。法法本空，法法無可傳，若悟一切法無生，你就是一個真正傳佛法的人，沒有東西可以傳，就是傳佛法。那麼，這一些像現在接了什麼祖師大德，像師父也接了禪宗的二個法脈，證書給你，當然這不是在那一張，證書這只是個儀式，只是個表法的。所以，悟的人不需要這一張，你們就是傳佛的心法的人。所以，一如一切如，無有那一法不如。〔即六入亦妙真如性也。初總標竟。〕

〔辰二、別釋(分六)。已初、眼入。乃至六意入。(已初分四)。午初、舉例顯妄。二、辨妄無體。三、無所從來。四、結妄歸真。今初。〕先看眼入，經文：「阿難！即彼目睛，瞪發勞者，兼目與勞，同是菩提，瞪發勞相。」阿難！就是那個眼睛，還有眼睛所看出去的，這個「勞」旁邊寫：就是空華，就是虛空當中的華，空中華。就是那個眼睛，能看的眼睛，還有看久了疲乏，在虛空當

中產生的華相，虛空華。兼目與勞，這能、所統統是，兼那個能見之目，與所……這個「勞」就是所見之勞相。所以，聽經聞法能夠做一點筆記，以後自己回去翻，就比較看得來。說：兼目與勞，「目」就是能見之目；「勞」就是所見之勞相，同是菩提，只要能所會歸到最後，都是自證分，都是菩提。瞪發勞相，都是菩提影現出來的能所相。

[此舉前色陰，瞪目發勞為能例，發明眼入同一虛妄也。即彼：乃就彼色陰所云，其人無故不動目睛，瞪以發勞，因此見勞，遂見空華之勞相。]這前面，五陰本如來藏，妙真如性 所舉的例子，現在繼續來討論。[兼目與勞：勞字指空華，謂不特空華是勞相，兼能見之目，與所見之勞相，同是真性菩提心中，瞪發勞相。]所以，能、所統統是菩提真性裡面的勞相，能緣的意識心也是，所緣的一切塵境統統是，統統是。[如前所云：「見與見緣，併所想相，如虛空華，本無所有。」]能見的見分，與見緣就是相分，併所想像，就像虛空華，本無所有。這個就是佛陀看到徹底空，進入絕對的心靈。所謂徹底空，就是徹底見到緣起的無自性；這緣起無自性很難理解、很難體會！

諸位！如果說用微塵觀，碎為微塵觀，這個是著相很嚴重的人，叫你直接破除對相上的執著；如果說用析空觀，分析……這個塵，一直到鄰虛塵，用分析的方式，這個也不是佛陀的本意，叫做無自性。這個「空無自性」，應當用什麼來了解？譬如說色即是空，用什麼來理解？要用現代化的名相來理解的話，就是完全透視；不是用眼睛看，是用智慧看、用法眼看一件東西。譬如說你看

一朵花，你用智慧來看，完全能透視這個緣起性它就是空性，緣起性就是空性。為什麼不見一物，名為見道？見了這一朵花，等同沒有見；但是，你講沒有見，不對喔，因為花確實是存在，因為它是緣起；你講見也不對，因為求其體性不可得。用這種透視的方法，內心裡面充滿了智慧，用智慧貫串一切緣起性的相，單刀直入，就見到生命的真相，就是空無所有。

譬如說你看到一個人，我們大部分都是被這個外表的衣服所騙去了，或者是被這一層皮所騙去了，我們眾生就是這樣；但是，如果你用智慧了解空無自性，一個人無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為什麼講無我相呢？用這個眼睛看還不準，很容易被迷惑，我們用智慧，用智慧單刀直入的貫穿相，就像X光照進去剩下骨頭，骨頭再貫進去剩下髓，髓再貫進去，沒有！透視，單刀直入的透視緣起性的不實在。那麼，透視它，是叫我們內在裡面產生智慧，而煩惱愈來愈少……但不是說你透視它，你就有辦法去改變它。諸位！透視它跟改變它是不一樣，物質的世界，你能透視它，可是，你沒有辦法改變它。我透視它有什麼好處？我透視它，知道緣起無自性，但是，我不會對這種東西很貪著。譬如說那是一座山，你能夠透視山是花草樹木、岩石、土壤、水分、岩石所構成的，那你一個人有辦法移動這一座山嗎？阿里山、玉山、喜馬拉雅山？你當然沒有辦法了。所以，透視它，並不是你一定要去改變這個環境。

所以，境不轉心轉，就是這個道理，你不需要去改變這個環境，因為環境本來就空；但是，你又必需過著你自己有能力的範圍的生活，因為我們是業感，業

力的這個緣起的色身。所以，你這個所能承受的痛苦，你是有限度的，雖然說你了解說是妄。譬如說我們舉個例子來講的話，妄，譬如說農藥，你吃了蔬菜、水果，裡面如果假設農藥太多的話，每天吃……或者は服用毒品太多太多，你一個人你所能承受腦部的毒素是很有限的，超過你這個量，你沒有辦法正常思惟，沒有辦法，你開始混亂，一片空白！

有一個居士，她的兒子就是吸毒，這吸毒，他媽媽叫他就是沒有辦法，就叫來給師父講；那個年輕人有頭腦，我說：你今天你吸毒，你人很善良，你是交壞了朋友，不是你的本意，你用好奇的心來吸毒。他看到師父的時候，兩眼沒有神。我說：你想想看，你這個毒素攻入你的內心、腦部，這個毒品到最後破壞你的中樞神經，沒有辦法思惟；沒有辦法思惟的時候，一個人沒有辦法健全思惟，他所產生的後代，像精蟲、DNA，他就沒有健康。強國要先強種啊，吸毒的人，他製造出來的精蟲，它沒有活動力，它不是缺頭就是缺尾，要不然就搖晃二下就停了，它沒有生命力，中樞神經它破壞的時候，它會影響到他的後代。我就跟他講：你不為自己想，也為後代想。所以說：你看，一個年輕人這樣吸毒，到最後兩眼沒有神！

雖然說萬法都是假相；可是，你所能承受的這種毒素、痛苦，是很有限制的，力道還是很有限的。譬如說你一個人長年累月的，你一直給他壓力……給老婆壓力……或者是老婆給先生壓力，對不對？老婆給先生壓力。有一個老婆，她每天就規定她先生幾點出去、幾點回來……慢幾分鐘回來都不行，

她老公一直很緊張……只要一下班，紅綠燈的時候就很緊張，因為不希望夫妻之間誤會，她給他非常重、非常大的壓力！壓力大的時候，他長年累月就是睡覺當中都做夢，要趕，騎摩托車趕著回來，後來得重度憂鬱症，她的先生，重度憂鬱症！一個人正常人，你看，年紀這麼輕，還只有心理壓力而已，他老婆就是規定要這樣子做，否則就是說你外面怎麼樣子。

所以，同學們！我們要互相勉勵，雖然完全了解色即是空，但是，必需過人類能力範圍的生活，不能好高騖遠；不能誇大其辭；也不能說你有通天的本領，不行的！你必需按部就班來，業力的眾生就是必需如此。

底下，說：「見與見緣，併所想相，如虛空華，本無所有。」底下，〔又如前所云：「影見俱眚。」〕燈影還有妄見，都是見病所產生的。〔眚與勞義同。能見之目是勞見，所見之相是勞相。〕

〔菩提是本有真心，真原無妄，由最初一念妄動，依動故能見；依能見故，境界妄現。由末推本，豈僅色陰虛妄，即眼入同是菩提心中，一念妄動之勞相。一念妄動，與無故瞪目，無以異也。初舉例顯妄竟。〕無故就是無端；無以異也就是沒有什麼差別。

底下，〔午二、辨妄無體。〕383頁，第四行，經文：「因於明暗，二種妄塵，發見居中，吸此塵象，名為見性。此見離彼明、暗二塵，畢竟無體。」因於明

暗，就是我們的眼睛不是見明，就是見暗，二種妄塵，為什麼叫做二種妄塵呢？於明相當中貪愛，於暗相當中恐懼，明、暗其實最重要的是表什麼？表生滅。因於明、暗生滅，二種妄塵，發見居中，諸位！發這個見居中，產生這個見性，居住在中間，吸此明、暗二種塵象，名為見性，在這裡要特別的注意，這裡「見性」，不是那個不生不滅的見性；這裡的見性，就是說眼根的見精，這裡就是帶妄，帶有少分妄的見性，因為它會吸取二種塵象。

所以，在這裡「見性」，名為見性，就是眼根的功能，就是根中局執的自性。這是眼睛因為明、暗二種妄塵，發見居中，吸此塵象，我們叫做見性，其實這個見性就是見精，帶有少分的妄的見精，因為它要面對生滅的外塵，不是不生不滅的那個見性。此見離彼明、暗二塵，畢竟無體，用這個就知道他在講的是見精。說這個見，我們所說的見精，離彼明塵、暗塵二種，畢竟無體，就是空無自性，單單這個眼根就是不能發見，必需要明、暗二種外塵來引出你的見。所以，了解說，因為明、暗二塵才引出來的見，所以，知道這個是無體性的，空無自性，畢竟無體，畢竟無體就是說：畢竟沒有永恆性的，只是借重緣起性，而緣起性又是空性，所以，畢竟無自體性。

[前五句托塵妄現，後三句離塵無體。以此眼入，因有明、暗二塵，黏湛然之體，]黏湛然，這個湛然之體，就是如如不動、光明之本體，我們把如如不動、光明的本體遮住了，發出來的卻是妄見。[發為勞見，居於浮、勝二根之中，]這個勞見的意思，最簡單的就是…… 最簡單的理解就是：透過一層無明看

世間，就像一個人白天戴著深色的墨鏡看這個世間一樣的，完全是黑的，加上一層黑色的。我們的光明體、不生滅體，見性發揮不出來，而變成帶著妄的見，所以，這個叫做勞見，就是見精的意思，這勞見就等同見精。居於浮、勝，浮塵根和勝義根，浮塵根就是我們所講的肉眼；勝義根就是我們所講的神經系統。二根之中，[吸入此明、暗二塵之象，如磁吸鐵，名為能見之量]這個「量」，為什麼要加一個「量」？能見之「量」呢？這個「量」就是我們所講的一個範圍，能力的範圍。乃屬於托塵妄現，所以，能見之量，[(此即菩提瞪發勞相)，乃屬托塵妄現。]托塵就是必需假借明、暗二塵，妄現的一種境界。[倘若離彼明、暗二塵，畢竟無有能入之體可得，是謂離塵無體。下文阿難疑根性斷滅，亦由此也。]

[《正脈》問：「前取根性，離塵有體，異彼緣心，]緣心就是能攀緣之意識心，這個又提到前面了，七處徵心那個地方。說：異彼能緣，能攀緣之意識心，不生不滅的根性，是離塵有自體性的，有自體性就是我們的本性是存在的，不是像意識心，是沒有體性的。換句話說：我們的本性是永恆的，它是一直存在的，涅槃妙心、般若智慧是一直存在的，只是沒有被發現；而我們現在所用的，就是生滅的意識心、妄執的意識心、能攀緣的意識心；可是，能攀緣的意識心，剎那生剎那滅，其實無自體性，是借重明、暗二塵的意識心。所以，意識心跟明、暗二塵，其實是空無自性。 [今云明、暗雙離，畢竟無體，何異緣心之無體乎？」]再講一遍：前面取根性，離塵有自體性，不同於能攀緣的意識心；

現在又說：明、暗雙離，畢竟無體，那不是等於能攀緣的意識心的無體性嗎？要區別一下，不生滅的根性，跟離塵無自體性的緣心是不一樣的。

[答：「淺論之，前因眾生離緣心，不見真心，】前面講的，眾生離開能緣的意識心，但是，沒有見到真心，不生滅的真心，[乃就根中指性，令識真心。然自]就是從，從[是心非眼之後，]從知道說，我們看東西是那個心，不是肉眼在看，要不然人死了肉眼還在，為什麼不看啊？這前面都講過了。然自，就是從那一段是心非眼，佛開示以後，[但唯顯性不復論根，]只有顯不生滅的性，沒有講到六入的根。[所以極表其離塵有體之真。今已領真性，]很可惜，還執著能入的六根性，但[尚執六根，別有體相，]認為六根還是有自體性，不知道六根、六入還是無自體性。[未融一性；]還沒有融通本來一性。所以，在這裡，能緣的六根入，跟所緣的外塵，全部統統是無自體性。現在已領會了真性，但是，還執六入、六根別有自體性，未融為一性。[更須令知，六入無自體相，]六入就是能緣。[所以極破其離塵無體之妄。]徹底就是極，破其離六塵，離外面的六塵，無體之妄，無實體之妄，意思就是：當體就是空，當體空，所以，同一真性了。妄本空，達妄本空，知真本有。

[雖說見性，]在此雖然也說到這個見性。[乃根中局執之自性，]這一句要注意聽，「乃」就是只是；「根」就是眼根當中；局，「局」就是局限；「執」就是能力的範圍，局執就是局限在能力的範圍 來討論它而已；自性，在這裡不當自性，當功能，乃是眼根當中，局限範圍討論的功能，功能。非離開眼

根……〔非離眼廓周之見性也。〕不是連眼根、外塵都放下的，遍虛空的，如來藏性那個見性，叫做非離眼根廓周……離開眼根，就沒有內外的見性。這一段意思就是說：雖然這裡也說「見性」二個字，其實只是講眼根當中，局限在眼根的能見的範圍的功能，並不是離開眼根，而在外遍虛空界，周遍法界的如來藏性的見性。翻過來，〔前顯是性，〕不生滅的性，〔而此破相，〕就是破眼入之根相。〔所以異矣！〕就是連那個六入都要破，要不然把六入都弄不清楚，不知道六入仍然是空無自性，無自體性。〔更深究之，此之破相，亦欲其離相，即妙真如性耳。〕但是，我們一般眾生沒有辦法，眼見一切外塵，就誤認為它是真實的，到死都醒不過來。耳朵聽一切生滅的音聲相，也是一直誤認為它是實在的，所以，耳朵喜歡聽好話，不喜歡聽壞話。那麼，我們現在很多人他不懂得佛法；可是，他覺得外面的外塵很累人，很累人，很吵，很吵！

有一個美國人，他是台灣的女婿，娶台灣的老婆，這個美國人住在這個城市裡面，他跟他這個太太講說：台灣的城市太吵，生活很辛苦，空氣不好，空氣不好。結果他怎麼樣？他去山上買了二、三分地，小小的，在山上，一點點的土地，全部都自己住在上面，沒有水、沒有電，沒有水、沒有電，他自己用發電機，然後用小小的地方，二分地，自己耕種，他在那邊自得其樂。他離開了動、動態的，進入山上的靜，他說：這裡很好，空氣不污染，很好！結果他就自己一個人，他老婆受不了，兒子跟老婆都住在城市，兒子跟老婆。記者問他就說：你為什麼不接你老婆來住？他說：我有接她好幾次，她住不下來！我說：山下很吵！她說：山上太靜受不了！遠離動，結果去靜的地方，諸位！靜仍然是塵，

知道嗎？為什麼？靜仍然是塵啊，它只是一個有聲音，一個沒有聲音而已啊，動、靜都是耳朵的塵。這個外國人沒有學佛，他以為跑到山上去，很靜很靜的時候，就以為解脫了，事實上，煩惱還是在。離開動、靜，動是動塵，靜還是塵啊，而見性就是：動還是不動，靜還是不動。為什麼？他透視動態本空、靜態還是本空，如如不動的心性，無關於塵，這個就是功夫。

所以，很多人認為城市太吵，避開來到山上去住，環境比較安靜一點；但不是心靜喔，不是心裡的靜，心裡沒有充滿智慧，你住山上做什麼？你說：我關起來要用功！怎麼用功啊？沒有悟到如來藏性，不於動、靜取靜，了解動是塵、靜是塵。意思就是：你沒有大悟，住在城市也是污染，你住到山上沒有人，還是污染！動被動塵所污染、靜被山上的靜塵所污染。為什麼被靜塵所污染？沒有人，久了就懶惰，沒人管啊，真的啊！煮一餐就吃了三、四餐，東西壞了快要臭酸（腐壞）。以前去了做早晚課，久了沒有人管，師父也不在，山高皇帝遠，早、晚課也不做，久了以後，自己懶惰，以為自己灑脫。後來下山以後，在這個團體，他活不下來，看這個法師也不習慣、看那個法師也不習慣，住山上，回來變成很奇怪！他自己覺得很有修行，出家以後，變成懶惰到自己不知道，什麼都沒有責任感、什麼都不扛，他一直認為，他自己就是很灑脫，自己認為；可是，經不了人家二句話，他就開始起煩惱！所以，自己的習氣自己不知道。

因此，在這裡你看，欲其離相，即妙真如性，這個可是很重要！眼睛離明相、離暗相；耳朵離動跟靜相。換句話說：眼睛見明相如如不動，不貪；見暗相如如不動，不恐懼；耳朵於動如如不動；耳朵於山上靜塵，仍然如如不動；鼻子無論嗅到香、無論嗅到臭，都不起煩惱，如如不動；舌頭嚥那個一切的味道，心如如不動；身體的觸、苦、樂、憂、喜等等，都如如不動；意根一切生滅、生住異滅的念頭，仍然如如不動，那個就是佛。所以，並不是離開吵雜的地方，到靜的地方，這個就叫做修行，這個也是攀緣另外一種塵而已。

看底下，亦欲其離相，即妙真如性。〔則顯性之旨仍同，豈如緣心，直破其一定無體哉？」二辨妄無體竟。〕這不是像攀緣的意識心，直破其意識心是無體性的。

〔午三、無所從來。〕經文：「如是，阿難！當知是見，非明暗來，非於根出，不於空生。」說：阿難！如是，阿難！當知這個見性，就是見精，不是明、暗的塵來；也不是眼根自己跑出來；也不是虛空自己生出來的。〔此總標。據世人多謂見是其眼，〕佛陀就說了：見如果是眼睛的話，人死了眼睛還在，為什麼看不到？所以，是心非眼。那麼，〔從根是其正計，〕「根」就是從眼根。什麼叫正計？正計就是一般人以此為正，一般人認為，看到是眼根看到。〔餘二併破，〕餘二就是明暗，還有空生，叫做餘二併破。前面講的嘛：是從明暗來嗎？不從明暗來，也不從空生。所以，從根是其正計，正計就是一般人以此為正，一般人都認為這是正確的，認為眼根在看，那麼，其他二個，就是明暗來，

或者是虛空來，一同破。[極顯其妄也。非明暗來不他生；非於根出不自生；不於空生，非無因生。於四性推檢無生，]諸位！這個「性」不是那個性，這個「性」是情形，在那四種情形推檢無生，[但缺不共生。]這裡沒有講到不共生。

經文：「何以故？若從明來，暗即隨滅，應非見暗；若從暗來，明即隨滅，應無見明。」說：為什麼呢？如果這個見性是從明相來，那麼，明相走了，暗來的時候，見性已經跟明相走了，暗即隨滅，應非見暗。如果從明來，到暗的時候，見性就沒有了，暗即隨滅。為什麼？它跟著明相走了，所以，等到見暗相的時候，他就見不到。所以，暗的時候即隨滅，就是見性隨滅，沒有見性，當然就沒有辦法見暗。若從暗來，明即隨滅，如果這個見性是從暗而來，那麼，暗走了，見性跟著跑，明即隨滅，明相就沒有，也就是看不到，應無見明。

[前三字總徵；此不從塵來。若說眼入從明塵而來，暗生明滅之時，見亦隨滅，應不見暗；若從暗塵而來，明生暗滅之時，見亦隨滅，應無見明。]見性跟著跑了。[今明來見明，暗來見暗，明暗有去來，見性不生滅，當知是見，非明、暗來也，]非常清楚！[明矣！]就是非常清楚。

經文：「若從根生，必無明、暗；如是見精，本無自性。」這個容易了解，若說眼入從眼根自然而生，叫做若從根生。若說眼入從眼根自然而生，必無明、暗，這一句就是：不必借重於外塵的明相跟暗相，自己根就能夠生出見性，沒

有明、暗二相可言，不必借重於明、暗二相，如是見精，本無自性，你這個見精沒有明、暗，你看什麼呢？我們都知道啊，見精一定要借重不是見明、就是見暗，就是眼睛瞎掉的人，也是見暗啊，眼前一片淒黑啊！所以，如是見精，一定要借重明、暗，因此它本來就空無自性，本無自性就是：本來就沒有自性。  
為什麼？必需要借重明、暗二塵，才能夠有這個功能，因此它空無自性。如是見精，本無自性，重點就是：因為它必需藉明、暗，才有見精顯現出來。

[此不從根來。若說眼入，從根而生，]自然而生。[必無明、暗二塵時，]必就是不必等待借重明、暗二塵之時。[單根不能生見。]只有眼根是不能生見的，眼根一定要有明、暗，才能顯現出來。[故曰：「如是見精，本無自性。」自性乃能入之自體。]就是眼入的自體性，意思就是：眼入，你必需借重於塵的意思。因此，這一段的意思：若從根生，必無明、暗，如果說眼入從眼根自然而生，不必借重於明、暗，很可惜！見精空無自性，因為見精必需借重明、暗，所以，這個是行不通的！

經文：「若於空出，前矚塵象，歸當見根，又空自觀，何關汝入？」如果說這個見精，如果說這個從虛空而來，就是眼入；如果說這個眼入從虛空而出，看到外面的塵象，回來歸當見根，根就是歸當見…… 這個「根」不是眼根，這個「根」是虛空當中的眼入，因為虛空當中自己跑出來眼入。若於虛空當中自己跑出眼入，能夠看到前面的明、暗塵象，好！就算你這個假設是正確的，我們暫時接受，可是，回來的時候，就應當見到自己虛空當中的眼根啊，就是

眼入，為什麼沒有看到？就算你看到虛空當中的眼根，又空自觀，也沒有來到你的眼入，是虛空的眼入，又不關你的事情，又空自觀，何關汝入呢？又空自觀自己的眼入，又關於你的眼入…… 跟你的眼入又有什麼關係？

[此不從空來。若說眼入，從空而出，則以空為見之根，出來時，前矚（看也）塵境萬象，回歸時，應當自見其根；當然不能見。]就是虛空當中的眼入。這裡千萬不能誤會說，見其根，見其根，以為這個是眼入，不是的，是虛空當中，自己假設的。能出一定是能入，虛空自己能出眼入，回歸一定是虛空當中的眼入。[縱使能見，]這是虛空的事情，[乃空自觀，何關汝眼入之事？]所以，這一段是講[三無所從來竟。]

[午四、結妄歸真。] 經文：「是故當知：眼入虛妄，本非因緣，非自然性。」  
[是無實體，無從來之故，當知眼入虛妄。以無實體故虛；無從來故妄，但是幻妄稱相。上句明相妄，下二句顯性真。謂眼入之相雖妄，妄不離真，其性本來不變，非因緣性；又復隨緣而非自然性耳。初眼入竟。]它能隨緣，所以，它不是無因。

翻過來，386頁，阿難！譬如有人；底下是講[已二、耳入(分四)。午初、舉例顯妄。二、辨妄無體。三、無所從來。四、結妄歸真。今初。]眼入講完了，講第二、耳入。經文：「阿難！譬如有人：以兩手指，急塞其耳，耳根勞故，頭中作聲。兼耳與勞，同是菩提，瞪發勞相。」阿難！譬如有人，以兩手

指就是用兩個手指，快速的把他的耳朵塞起來，這個耳根塞久了，耳根勞故，就是頭中已經作聲，嗡嗡嗡，作聲，勞就是耳朵的聲相，疲勞的聲相，聲音之相。頭中作聲，兼耳朵跟聲音的勞相，都是菩提瞪發勞相。這意思就是：能緣、所緣，其實就是你本來的面目，只是因為你沒有發覺而已，我們還誤以為，有一個能緣的心，還有一個所緣的塵，其實都是你的自性所顯露出來的。

[此亦自法為例。以塞耳成勞，易知之例，以例耳入，所聞一切音聲，同一妄也。故呼阿難之名，而告之曰：譬如有人，此亦假設以顯妄。以者用也，用兩手指，急塞其耳，塞久成勞，以致頭中發為虛響，故云：頭中作聲。]

[兼耳與勞三句，耳字意取耳入聞性，]就是六入當中的耳入的聞性。[以性不自顯，寄根說故。]諸位！這個聞性就是聞精，特別的注意，在這裡六入其實就是六種，見精、聞精、嗅精、嘗精等等。寄根說故。[勞字乃指頭中作聲，以勞雖妄發，因境顯故，故曰兼，曰與。謂不特聲是耳入之勞相，兼能聞之耳入，與所聞之勞相，]意思就是：能、所盡是妄，盡是妄，妄空就是真顯。[同是真性菩提心中，瞪發勞相；比例發明，令知根塵同源，同一妄也。]

[《指掌疏》云：此三句有二義：一者比例信真。]用這個角度來比例、來信這個真。[言耳中聞性，本於真性菩提，人或易信；塞耳所發勞相，亦本於真性菩提，人皆難明，故曰同是菩提；佛意以根性本真，例彼勞相亦本真也。]諸位！這第一句就是一真一切真，就是能緣的耳根、所聞的外面的勞相，其實

都是真心所影現出來的音聲相，這個時候是講站在真的角度。第二個是站在妄的角度，妄的角度，所有能、所統統是妄，這個也很容易理解。

[二者比例知妄。]第一個比例是先見真，信真，站在這個真心的角度；第二個，要站在妄的角度，很簡單，能、所統統是妄。[言瞪發勞相，唯是虛妄無實，人皆易知；耳中能聞之性，]也就是帶妄的聞精這個功能一直存在，只是有些妄。[亦惟是虛妄無實，]在這裡，只要會歸到絕對的真，能、所，能，只要帶一點少許的妄，統統判為妄。說妄的時候，連耳朵帶妄這個聞精也是妄，耳入的聞精叫做虛妄無實。[人或難信，故曰同是瞪發；佛意以瞪勞虛妄，例彼見性，亦唯妄也。]也就是要妄，統統告訴你：能、所統統要放下，放下，那個就是真。而站在真的角度來講的話，能、所統統是真，放下能所的妄，那麼，真心就顯露出來。

好！387頁，第一行，底下，[二義中，]前面……二義就是前面，前面的二種義理當中，[前義比例信真，亦可兼釋總標中，浮塵諸幻化相，其性真為妙覺明體之疑。以今瞪發勞相，與浮塵幻化無異，勞相本於菩提，重明幻化相，亦不離真也。]這是站在這個角度。[又瞪字，]為什麼用「瞪」字呢？我們用眼睛瞪人家，這是講對的；可是，在這裡，瞪，凡是一件事情持續太久，都是用叫「瞪」字，耳朵也是用「瞪」字，意思就是：同一件事情持續太久，統統用「瞪」字來表達。所以，後面六入統統用「瞪」，我們說用眼睛來瞪，不是！

《楞嚴經》，六入統統用「瞪」字，直直的看、直直的聽，聽久了變成疲勞相，

鼻子也用「瞪」；舌頭也用「瞪」；身根的觸塵也用「瞪」；意根也是用「瞪」。[前眼入取例瞪目發勞，而後五入，何以亦用瞪發勞相？]這個「瞪」就是持續久的意思。[當知目瞪發勞，妄見空華，菩提心瞪發勞，則六精俱發，]六精持續久了，妄動，六精俱發。所以，這裡講得很清楚，眼睛的見精、耳朵的聞精、鼻子的嗅精、舌頭的嘗精、身體的觸精、覺知性的意精，[故皆用瞪發勞相。初舉例顯妄竟。]

[午二、辨妄無體。] 經文：「因於動、靜，二種妄塵，發聞居中，吸此塵象，名聽聞性。此聞離彼動、靜二塵，畢竟無體。」這個很簡單，這個聞精必需借重二種塵象，在裡面發出……發聞居中，「聞」就是聞精，發出這個帶妄的聞精，發帶妄之聞精，就在中間裡面誤判，所以，產生妄動。吸此塵象就是動、靜，名聽聞性，此聞離彼動、靜二塵，畢竟無體。所以，在座諸位！不是跑到山上裡面靜靜的，就叫做修行，在這裡已經很明顯了，那只是一種方便，不想吵雜，過著一種閒雲野鶴、修行人的日子；日子喔，不是心境喔，心境不一樣，心境要大悟，動靜二塵，了然於胸，知道此是妄。所以，大悟，住城市就是等於住鄉村，寂靜處；如果你心不悟，住山上等於住城市一樣。

那佛為什麼叫我們住阿蘭若？阿蘭若。因為就以眾生來論斷，不以究竟的佛果來論斷，釋迦牟尼佛走到哪裡，大悟的聖人，他哪裡會被根、塵、識所動搖？佛為了度眾生，就是示現這樣子。那我們現在講堂，就住在這個城市，但是，我們其他的道場，就離城市比較遙遠，所以，喜歡靜的人，就發配自己到其他

的分院去住。在文殊講堂他有個好處就是：聽師父的法，他就比較容易、也比較方便，看病也方便、買東西也方便。在這裡就是運動比較不方便，出家眾在這裡運動，就是大家走來走去，也不能太大的動作，在那邊 one more two more 大家都看；在山上，你怎麼運動沒有人知道。所以，我就勸住在講堂這裡的法師，遠離在家居士，好好的安住；如果需要，身體是自己的囉，需要的話，找時間自己運動。這運動一定要讓它流汗，流汗的話，它的新陳代謝……我們的新陳代謝，在毛細管（孔）它是一個最重要的！所以，不流汗，它還沒有辦法達到新陳代謝的目的，所以，要流汗，它這個毛細孔流汗出來，真正的新陳代謝、營養、分配，它就散開來。所以，這個運動它就是要流汗；但是，不是流冷汗，身體就虛弱得不得了，你一直要讓它流汗，流汗完了，身體不行了！那個要看情形，要看情形。

[前五句托塵妄。現以其動、靜不常，故稱為妄。聞則托塵似有，豈屬真實？此聞雖居耳根之中，吸入塵象，但名聽聞性，亦顯其唯是幻妄名相而已。下三句離塵無體，同前所解。二辨妄無體竟。]

[午三、無所從來。] 經文：「如是，阿難！當知是聞，非動、靜來，非於根出，不於空生。」這裡是總以下的標列，[此總以標列，下則徵起逐破。]

經文：「何以故？若從靜來，動即隨滅，應非聞動！若從動來，靜即隨滅，應無覺靜！」這個很簡單。如果說這個聞入，耳根的聞入的聞精，若從靜來，如

果這個從靜來，靜的時候有聞精，就是聞性，那麼，動的時候它就隨滅。對不對？因為靜就不是動了，所以，這個聞性就跟著靜走了，動來，當然就沒有辦法聞動。如果聞性一定是從動來，那麼，靜就隨著滅。為什麼？應該就沒有辦法覺察到這個靜；但是，動來知動，靜來知靜，這個聞性無關於動、靜，無關於動、靜。

[初句徵起，下先破從塵來。若從靜塵來，動生靜滅，耳中聞性，即當隨靜塵以俱滅，應不能聞動；若從動塵來，亦復如是。二應(一ㄥ)字，俱讀平聲。]

經文：「若從根生，必無動靜；如是聞體，本無自性。」這一句是：聞根必需借重動、靜，如果說單根，從聞根而來，不必借重外在的動、靜，那麼，沒有用！為什麼？如是聞體，這個聞根本來就是沒有能入之自性，意思就是：必需借重動、靜。此破從根自己能生。[此破從根生。若謂此聞從根而生者，但有增上緣，必無動、靜所緣之塵，如是聞體（根也），本來亦無能入之自性，以單根不立之故。]為什麼？單根，它只是個工具而已，肉做的而已。

經文：「若於空出，有聞成性，即非虛空；又空自聞，何關汝入？」如果說：你這個聞入、聞精是虛空而出的，虛空自己產生聞性，有聞成性，意思就是說：有聞亦得成為根性，有聞成性的意思就是：如果這個聞入是虛空自己來的，那麼，有聞就變成有情物了，虛空是頑空、是無情物，是不是？有聞變成有情物，有情物，有聞成性就是：如果有所聞入，那就應當是有情物的根性，成根性，

那就不是無情物（虛空）了。又空自聞，何關汝入呢？虛空自己能夠有聞性，又跟你的聞入又有什麼關係啊？

[此破從空而生。]此破從虛空而生聞入。[若謂此聞從虛空而出者，是空能有聞，亦得成為根性，]根性就是變成有情了。既成有情的根性，([既成根性，])當然就不是頑虛的虛空。[即非虛空；]為什麼？[以聞屬靈知，空乃頑礙故。]它是沒有靈知的，也是一種障礙。[又空縱有聞，乃空自聞，即同他聞，]空自己有聞，又不關我們。[何預（干也）汝之耳入？三無所從來竟。]又干你的耳入是什麼事？

[午四、結妄歸真。] 經文：「是故當知：耳入虛妄，本非因緣，非自然性。」  
[此準上可知。二耳入竟。]

底下，389頁，[已三、鼻入（分四）。午初、舉例顯妄。二、辨妄無體。三、無所從來。四、結妄歸真。今初。] 經文：「阿難！譬如有人：急畜其鼻，畜久成勞，則於鼻中，聞有冷觸；因觸分別，通、塞、虛、實，如是乃至，諸香臭氣。兼鼻與勞，同是菩提，瞪發勞相。」解釋一下：阿難！譬如說有人急畜，「畜」就是收縮，把它縮起來，把鼻子縮起來，濃縮的縮，叫做急畜其鼻，把鼻子縮起來。畜久成勞，經過了一段時間，這鼻子一下通、一下不通，有勞相出現了。則於鼻中，聞有冷觸，聞有冷觸，冷冷的。因觸分別，因為有這個觸就分別，現在鼻子通嗎？塞，現在鼻子不通了，被塞住了；虛，虛就是氣通，

有空間叫做虛；沒有空間，沒有空間就是鼻塞；實就是鼻中沒有空間吸氣，被堵住了，氣被堵住了，不通名為實，通名為虛。如是乃至，諸香臭氣，兼鼻與勞相，同是菩提，瞪發勞相。那麼，鼻子，它專屬的器官，是什麼專屬器官呢？就是氣味的香跟臭，專門管轄這個範圍的。

[此亦假設為例。譬如有人，急畜（縮也）其鼻，鼻息出入，自有常度，]常度就是平常呼吸的長短，一定的程度、一定的長短，太長不行，太短也不行。[無故急縮，連縮既久，則反常成勞，即於鼻中，聞有冷觸。]把它縮久了，聞到的空氣是冷空氣。[此冷觸由縮風所成，因有冷觸，則分別通、塞、虛、實；疏通呼吸之氣為虛，閉塞出入之息名實。]實當然就是堵塞，不通了。[如是乃至，吸入各種香、臭等氣，同一妄耳。兼鼻與勞：勞字指冷觸及香、臭氣；謂不特冷觸，香、臭氣，是鼻入之勞相，兼能聞之鼻入，與所聞之勞相，同是菩提心中，瞪發之勞相，以根塵同妄故。]諸位！如果你了解達妄本空，知真本有，那好辦事，不必討論這麼久。能緣、所緣；見分、相分盡是妄，雖然是妄，當體即空，完全是真的，都是一個自體分所影現出來的，能緣的根、所緣的塵，統統是妄，那就不用再討論了，放下就是，真心自然就顯現。

[如第八番顯見文云，本是妙明，無上菩提，淨圓真心，妄為色空，及與聞見。]為什麼妄為色空，及與聞見呢？色空是眼睛所對的，色空是眼睛所對的。[初舉例顯妄竟。]

[午二、辨妄無體。] 經文：「因於通、塞，二種妄塵，發聞居中，吸此塵象，名麫聞性。此聞離彼通、塞二塵，畢竟無體。」這個很容易了解，解釋一下，因為在這個塵，通塵，或者是塞塵，二種妄塵，發什麼居中呢？發鼻、鼻聞，要加一個「鼻」，要不然把這個「聞」當作耳朵就慘了。發這個鼻聞，鼻的聞精，居中吸此塵象，那麼，聞精並無自性，一定要借重塵，名嗅聞性，此聞精離開了彼通塵還有塞二塵，畢竟無自體性，必需借重通跟塞。

[然此鼻入，元無自性，但因浮、勝二根，對彼通而有聞，塞而無聞，二種妄塵，黏湛發麫，居於根中，吸入此塵象，名為麫聞能入之性。]雖然有能入之性，但是，必需藉塵。[此聞亦不過幻妄稱相，離彼通、塞二種妄塵，畢竟無有能入之自體。上五句托塵妄現，後三句離塵無體。二辨妄無體竟。]

底下是講[午三、無所從來。] 經文：「當知是聞，非通塞來，非於根出，不於空生。」這個文字簡單。[此總以標列，下則徵起別破。]當知這個鼻子的聞精、聞性，不是通、塞二塵來；不是聞根而出，聞根，單根不能出，也不於虛空而出。

經文：「何以故？若從通來，塞則聞滅，云何知塞？如因塞有，通則無聞，云何發明，香、臭等觸？」就是：何以故？如果是從通來，塞的時候，這個聞精就滅，因為跟著通跑掉了，云何知道塞呢？如果這個嗅精、鼻的聞精，是因為塞而有，那麼，通的時候就無聞，因此云何發明，「發明」就是了解，怎麼能

夠鼻通的時候，了解發明香、臭等觸呢？因為如果說塞有的話，通就無聞，因為跟著塞走了，云何能夠了解香、臭等氣？通的時候，就一定會了解是香還是臭；可是，如果說這個鼻的聞精跟著塞走的話，那當然通的時候也沒有用，因為沒有聞精。

391頁，[初句徵，下先破不從塵生。若謂煦聞之性，從有聞之通而來，]意思是：通的時候稱為有聞，從有聞之通來，當它通的時候稱為有聞。[至無聞之塞時，]塞的時候就稱為無聞精。[此聞必隨通而去，應不更聞於塞，云何又知塞而無聞？既能知塞，則不從通來也明矣！如因無聞之塞，而有鼻入之煦性，則至有聞之通時，此聞則應隨塞而滅，無有煦聞之性，云何通時，又能發明香、臭等氣，來觸於鼻耶？既聞香、臭，應非從塞而有也，抑又明矣！]「抑」就是還是，這個「抑」本來就是還是，還是很明顯的道理，意思就是：沒有什麼好迷惑的，不難！

經文：「若從根生，必無通、塞。如是聞機，本無自性。」解釋一下：如果說這個鼻子，單根就能生出聞性，不必借重通、塞二塵；但是，我們了解，如是聞根，它是離塵無自體性的，所以，它是本無…… 諸位！中間加三個字就更清楚：本無「能入之」自性，入，它一定必需借重通、塞。知道嗎？單根，沒有通、塞，哪有能入的東西啊？所以，本無能入之自體性，意思就是：根沒有辦法離開塵，根離開塵，沒有辦法顯現啊！對不對？塵離開根，也沒有意義啊！

[此破從根生。若謂鼻入龕聞之性，從根而生者，則單根無塵，如是聞機（根也）離塵無體，本無能入之自性。]以有所聞，方有能聞，[以有所方有能，]能、所都沒有，[今既無所入之塵，安有能入之根？]記得！能、所是孿生兄弟的，這個沒有辦法分開的。[則不從根生也，抑又明矣！]還是很明顯的，沒有什麼好迷惑的。

經文：「若從空出，是聞自當迴龕汝鼻；空自有聞，何關汝入？」如果說從虛空而來，是聞精、是聞性自當返嗅你的鼻，因為鼻子裡面有小小的空，虛空自己有聞，何關汝入呢？若從空出，是聞自當返嗅汝鼻，空自有聞，何關汝入？很容易看得懂。[此破從空來。若謂龕聞之性，從鼻孔之空而來者，是空有聞，自當迴（返也）龕汝之鼻根。因有迴龕二字，故知是指鼻孔之空，非外空也。縱許能龕，但是虛空，自己有聞，]虛空自己的事，[又何關汝阿難鼻入之事？是知不從空生也，抑又明矣！三無所從來竟。]

[午四、結妄歸真。] 經文：「是故當知：鼻入虛妄，本非因緣，非自然性。」  
[準上可知。三鼻入竟。]這個不是很困難。

底下，[巳四、舌入（分四）。午初、舉例顯妄。二、辨妄無體。三、無所從來。四、結妄歸真。今初。] 經文：「阿難！譬如有人：以舌舐吻，熟舐令勞。其人若病，則有苦味。無病之人，微有甜觸。由甜與苦，顯此舌根，不動之時，

淡性常在。兼舌與勞，同是菩提，瞪發勞相。」這個舌稍微有一點不同，解釋一下：阿難！譬如有人以舌舐吻，「吻」就是這個嘴巴的二個角，這個電影常常男女主角接吻接吻，口的二個角就是吻。用舌，用自己的舌，舔自己的二個角，嘴巴旁邊的二個角。用自己的舌頭，舔自己嘴巴二個角，熟舐令勞，諸位！這個「熟舐」的旁邊寫一個字，就是：久，時間久，一次舔了左邊那個角，再來是右邊的角，左邊的角、右邊的角，一直舔……叫做熟舐令勞，就是舔了很長的時間，就是舌觸。這個「舐」的旁邊，熟舐令勞，就是久了，讓這個舌識疲勞的意思，叫做熟舐。這個「舐」就是舔，舔這個舌觸，變成舌觸疲勞相，自己舔自己的嘴角。這個人沒有用任何的味道，其人若病，如果說這個人有病的話，自己生病了，則有苦味，因為身體有病，這個舌頭的味走樣了！這個是真的，一個人生病的時候，這個舌頭的味覺會消失的，會變味的。無病之人，微有甜觸，如果這個人沒有生病，他舔久了，嘴巴這二個吻角甜甜的。由甜與苦，顯此舌根，不動之時，淡性常在，這裡變成……記住！苦、還有甜，當作一起討論；這第二個就是淡，苦跟甜一起討論，這個就是淡，總共有三種味道，三種味道，其實是二種情形，一個是苦，一個是甜，其實是一個有病，或者無病的時候的味道；一個是舌根不動的時候，淡性常在，不苦也不甜，這個是淡，淡性常在。兼舌與勞，同是菩提，瞪發勞相。

[此亦自法為例。假設一事，譬如有人，以舌舐吻；舐即舔也。]舔就是台語講的“沾”，“沾”很久。[舌根無有外物可舐，但用舌入，自舐其脣吻；吻即口之兩角。熟舐乃舐之既久，]舔得非常久。[令舌發勞。其人若病，舐之則妄

有苦味，無病之人，舐之微有甜觸。由此熟舐，妄生甜苦，正顯舌入之根不動（即不舐之時），]淡性常在，[淡性（非甜非苦）常在。甜苦與淡，乃舌入之勞相，以此為例，兼能嘗之舌入，與甜苦淡之勞相，同是菩提心中，瞪發勞相。前三科塵唯舉二，]前面三科，不是那一種三科，是指眼、耳、鼻，這不能弄錯。前面三科，他一樣用這個「科」；但是，跟我們會四科，融七大那個科又不一樣。前三科就是眼、耳、鼻，這個塵只有二個，眼睛是明、暗；耳朵是動、靜，所以，只有舉二個。[此科有甜、苦、淡三字，甜苦乃有味之味，淡屬無味之味，仍為二種。初舉例顯妄竟。]

底下是[午二、辨妄無體。] 經文：「因甜、苦、淡，二種妄塵，發知居中，吸此塵象，名知味性。此知味性，離彼甜、苦，及淡二塵，畢竟無體。」因甜、苦，諸位！「甜、苦」的旁邊寫：有味；「淡」的旁邊寫：無味，所以，這個就是用二種就好了，有味跟無味，有味道跟沒有味道，而有味又分成甜跟苦。因甜、苦，所以，甜、苦一起討論，甜、苦就是有味道，淡就是沒有味道。因有味道，一個是沒有味道的淡，二種妄塵，發知居中，就是舌精，居中。吸此塵象，名知味性。此知味性，離彼甜、苦，及淡二塵，畢竟無體。為什麼講二塵？因為甜、淡一起討論。

[此辨舌入虛妄。舌入元無自性，但因舌動時之甜、苦，及不動時之淡，二種妄塵，黏湛發知，居於根中，吸此塵象，托塵妄現，名為知味能入之性。然此舌入知性，離塵畢竟無體。二辨妄無體竟。]

底下解釋[午三、無所從來。] 經文：「如是，阿難！當知如是，嘗苦、淡知，非甜、苦來；非因淡有；又非根出；不於空生。」[此追究舌入無所從來，總標非塵、非根、非空。]

經文：「何以故？若甜、苦來，淡則知滅，云何知淡？若從淡出，甜即知亡，復云何知，甜、苦二相？」解釋一下：說：為什麼呢？如果我們這個舌入，就是舌精，從甜、苦而來，淡則知滅，到淡的時候，因為是甜、苦才有這個舌精，這個就是舌入；那麼，到淡的時候，這舌精、舌入已經沒有這個功能了。為什麼？跟甜、苦跑掉了。淡則知滅，這個覺知之性就沒有了，意思就是嘗性，品嘗這個甜味，已經跟著甜、苦味跑掉了，淡則知滅，云何知淡？到淡的時候，因為它沒有味道，到淡則知滅，到淡的時候，這個覺知、這個味道已經沒有了，云何知淡？這個舌精怎麼能夠知道這個淡味呢？嘗知之性，怎麼能夠知淡？若從淡出，如果這個嘗知之性，一定是從淡味、跟著淡味走，那麼，甜即知亡；甜當然就是包括苦了，甜、苦之味，就會知亡，意思就是：不知道甜跟苦。復云何知，甜、苦二相呢？[初句徵，下逐破。先破不從塵來。]

經文：「若從舌生，必無甜、淡，及與苦塵。斯知味根，本無自性。」[此破不從根來。]如果說從舌生，就不必借重甜、淡外塵，以及苦塵這些味道，意思就是：根不必借重塵，那麼，我們很清楚的，這個味根本來就沒有自性，意思就是：一定要借重甜、淡，甜苦還有淡，才能顯現舌根。

經文：「若從空出，虛空自味，非汝口知；又空自知，何關汝入？」如果說這個舌入是從虛空而出，那麼，虛空自己的味道，又不關你的嘴巴的嘗知性，又空、虛空自知，也不關你的舌入。[此破不從空生。三無所從來竟。]到底是根、是塵？統統沒有，求其究竟之處，空無自性，都不可得，一切法本自無生。

[午四、結妄歸真。] 經文：「是故當知：舌入虛妄，本非因緣，非自然性。」本非因緣就是：不能說是因緣所生，因為因緣所生本來就空。本非自然性，也不能說無因的自然性而生。舌入。[準上可知。四舌入竟。]

今天我們就可以把這個六入告一個段落，為什麼呢？我們下星期四，就要帶這個《楞嚴經義貫》來，今天我們簡單解釋一下，這個不是很困難。好！休息十五分。

(中間休息)

這個六入，文字和義理不是很深，我們就不在這裡做太多的逗留時間。我們已經講了眼、耳、鼻、舌，底下講[已五、身入（分四）。午初、舉例顯妄。二、辨妄無體。三、無所從來。四、結妄歸真。今初。]395頁，經文：「阿難，譬如有人：以一冷手，觸於熱手，若冷勢多，熱者從冷；若熱功勝，冷者成熱。如是以此，合覺之觸，顯於離知，涉勢若成，因於勞觸。兼身與勞，同是菩提，

瞪發勞相。」說：阿難！譬如有一個人，用一隻冷手，去觸另外一隻的熱手，自己本身去感受，如果冷的這個力勢比較大、比較多，那麼，熱者從冷，因為冷比較強嘛，冷勢多，那麼，熱就會從冷，熱就會跟著冷下來，因為冷的比較強。若熱功勝，冷者成熱，如果是熱的手比較強，那麼，冷的就會成熱。如是以此，合覺之觸，因為這個觸，身入有合跟離，這個觸有合觸，還有離二種，這個是觸塵。以此合覺，手掌因合而覺，叫做合覺之觸，顯於手掌因離而知，因為身入是離、合二種塵象，所以，合覺或者是離知，合，要不然就是離，合的時候也覺悟，離的時候也知道，這個就是觸塵。以此合覺之觸，顯於離知，涉勢若成就是冷熱相，涉勢就是冷熱相如果成定局了，就以這個來討論。因於勞觸，因為兩手相合，合手成勞觸、勞相，這個觸就是現冷熱相涉之觸，叫做勞觸。兼身與勞，同是菩提，瞪發勞相，根身與冷熱之觸，都是菩提，瞪發勞相。

[此舉易知之身觸，以為能例，顯明身入虛妄。乃假設一人，用一隻冷手，觸合一隻熱手，兩手皆屬身根，與尋常有知之身，與無知之物，合則成觸不同。]一般我們用有知的身去觸無知的物，現在是兩隻手都是自己的，自己的手。[若冷之勢力多，則熱者從冷而成冷；若熱之功用勝，則冷者從熱而成熱矣。如是以此合覺之觸，顯於離知下，如是指上四句，用此兩手相合，覺知冷熱之觸，顯於兩手相離時，亦復有知觸之用，以驗身入所對觸塵，有離、合二種。]離的時候知，合的時候覺，這統統是觸，身體的觸塵。[彼此兩手，冷熱相涉之勢若成，乃因兩手相合，合久成勞，故現冷熱相涉之觸。兼身下三句，謂不但

交相涉入，冷熱之相，是身入之勞相，兼身入]能入的身入，與外面的冷熱之塵象，〔與冷熱之相，同是菩提心中，瞪發勞相。初舉例顯妄竟。〕所以，在座諸位！但無心於萬物，何妨萬物常圍繞？沒有能所，你就知道嘛，能緣、所緣盡是妄，妄放下，它就是真。修行說難，很難；說簡單，也不是很困難。對不對？只是我們因為堅固的微細執著太強烈而已。

最後一行，〔午二、辨妄無體。〕經文：「因於離、合二種妄塵，發覺居中，吸此塵象，名知覺性。此知覺體，離彼離、合違順二塵，畢竟無體。」這文字很簡單。〔此身入之知覺，乃托塵妄現其相。因於離、〕就是離知，或者是〔合二種妄塵，黏起湛然之體，〕就是光明之體被黏住了。古時候用個比喻，就是要把我們這個識心跟這個性要剝離的時候，就像要剝皮膚的這一層皮跟肉那麼的困難！因為我們習慣於用意識心，妄，我們已經習慣用妄心，習慣了，認為它就是理所當然的嘛，突然用正等正覺，有時候眾生反而不習慣。所以，要脫離、剝離那種執著，太難了！這個就是修禪的人形容說，最後那一關要破，那個執著，微細的執著要破，簡直要把身體的那一層皮剝下來，從肉直接剝下來那麼的難！因為他已經無量劫來都用意識心習慣了，妄心都用習慣了，一下子用正覺的心，要剝離那個妄執、妄動、妄念、妄無明，最極微細的那一剎那，很是困難！

底下，說：此身入之知覺，乃托塵妄現其相。因於離、合二種妄塵，黏起湛然之體，〔發為覺精，〕覺精就是身為觸覺。這個「覺」不是我們本性的覺，這個

「覺」是觸，加一個「觸」覺，身體的觸覺精，身體之觸覺之精，身體觸覺之精，叫做觸覺精。[居於浮、勝二根之中，吸入此塵象，名為身入知覺之性。此知覺體，離彼離、合違順二塵，畢竟無有身入之自體可得。]諸位！[離、合屬二塵，違順乃二相。]所以，要這樣子念：離有違順，合還是有違順，要這樣念才對，離、合違順，就是：離有違順，合也是有違順，要這樣念。離、合二塵，違順乃是二相，這不一樣的。[苦觸，則違背眾生，厭苦求樂之心理，故曰違；樂觸，則順從眾生，厭苦求樂之心理，故曰順。離、合各有違順二相。二辨妄無體竟。]離：離違、離順；合：合違、合順二相，這很容易了解。

[午三、無所從來。] 經文：「如是，阿難！當知是覺，非離、合來，非違順有，不於根出，又非空生。」如是，阿難！當知是身覺，這個「覺」，不是我們的無上正等正覺那個覺，當知是身覺、身的觸覺，所以，關鍵稍微看一下，有時候：這個字明明是「覺」啊，其實這個不是悟的意思，是觸覺的意思。[此總標無從來，下則徵破。]如是，阿難！當知是身體的觸覺，非離、合而來，非違順而有；不於身根而出；又不是虛空自己跑出來。這個文字都很簡單。

經文：「何以故？若合時來，離當已滅，云何覺離？違順二相，亦復如是。」這個文字非常簡單，一看就知道。[初句徵，下先破從塵來。]

底下，經文：「若從根出，必無離、合、違、順四相。則汝身知，元無自性。」如果是從你的身根自己跑出來，不必借重離、合之塵，那麼，你的身根本來就

空無自性，一定要借重離、合之塵。[四相，非指離合違順為四，乃指離合二塵，各有違順二相，]有時候，這個身體離的時候好；有時候，這個離的時候就比較不好；有時候，這個合的時候好；有的時候，這個合的時候不好。[則成四相。此破從根出。]

經文：「必於空出，空自知覺，何關汝入？」如果是虛空變成你的身體的觸、覺觸，那麼，就不關你的事情了。[此破空生。]就是無因而生。這個就是[三無所從來竟。]無所從來。

[午四、結妄歸真。] 經文：「是故當知：身入虛妄，本非因緣，非自然性。」  
[准上可知。此中相妄性真之旨，如昔日僧問洞山曰：寒暑到來如何迴避？]  
一下很冷，一下很熱，寒暑來怎麼迴避啊？洞山禪師就說了，[山曰：何不向無寒暑處去？]找一個無寒無暑的地方去啊！[僧曰：如何是無寒暑處？山曰：  
寒時寒煞閻黎，熱時熱煞閻黎。]這什麼意思啊？意思就是：正冷的那個時候，悟到冷的時候是虛妄的觸，當下就是真。正熱的時候，體悟到正熱之時，悟熱也是妄，熱性本空。就在正在熱你的那個，當體即空。閻黎就是尊稱他，尊稱你阿閻黎。寒的時候，正冷到你的那個時候，你能體悟到冷本虛妄，那個時候就是不冷，就是真心。熱時熱煞閻黎；這閻黎是尊稱對方叫做阿閻黎。正是熱到你阿閻黎的時候，悟虛妄則無所謂熱，正在熱你的時候，熱性本空，往真心處悟，那個就是不熱。冷的時候是妄，真心就顯，熱的時候是妄，不著，熱性就消，就是這個意思。[此為達妄即真，處處總成華藏界矣！五身入竟。]

[已六、意入(分四)。午初、舉例顯妄。二、辨妄無體。三、無所從來。四、結妄歸真。今初。] 經文：「阿難！譬如有人：勞倦則眠，睡熟便寤；覽塵斯憶，失憶為忘。是其顛倒，生、住、異、滅，吸習中歸，不相踰越，稱意知根。兼意與勞，同是菩提，瞪發勞相。」這個六入當中，意入就稍微有一點點困難度。解釋一下：阿難！譬如有人：勞倦則眠，睡熟便寤；哎呀！太疲勞了，困了就稍微眠。睡一會兒，「寤」就是醒過來了，意思就是：一下睡、一下醒。覽塵斯憶，「覽」就是歷覽前塵，因為在夢中的時候，想起夢中的時候，叫歷覽前塵，這個叫做記，醒的時候沒有夢，夢境的記憶已經消失了。所以，失憶為忘。是其顛倒，現在在講意根，意根就是內塵。集，這已經不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的外塵，它現在是對內的，內心裏面的生滅之塵，用憶念。說一下子記，一下子又忘，是其顛倒性；物是成、住、壞、空，那麼，心叫做生、住、異、滅。是其顛倒性，動念是生；安住一下叫住；這個念頭變了，有異；到最後念頭消失了，這個是滅。所以，生住異滅就是生滅的簡稱，講「生滅」是非常簡單之稱，總稱叫做「生住異滅」；但是我們中國人好簡，講生住異滅麻煩，為什麼要講四——生相、住相、異相、滅相？講生滅，就知道法是無常的。

注意！生住異滅是心念變化的專屬名詞，如果是物質世界的名詞，叫做成住壞空。比較大的、外在的物質世界，稱成住壞空，不稱生住異滅。動念稱生、住、異、滅；外相稱成、住、壞、空；人類稱生、老、病、死；氣候稱為春、夏、秋、冬，這個稍微理解一下。但是，總歸無常，它的共同性就是無常，生住異

滅。吸習中歸，就是吸入現在的習性的生住異滅，中歸就是最後落入、歸於意地，歸於意根。吸入現在的種種的習氣的生住異滅，或者成住壞空，而落入到怎麼樣？歸於意地，歸於我們意根。不相踰越，一個念頭起，一個念頭滅；一個念頭滅，一個念頭起，不相逾越，稱意知根，我們叫它做意知根。兼意與勞，「勞」就是生滅相，疲勞的生滅相，得失相，同是菩提，瞪發勞相。那麼，我們這個得失相、得失心，這個就非常困難！

在座諸位，這個生滅的塵，尤其是意根，一執著就非常困難！舉個例子，譬如說你身上有很多的珠寶！假設珠寶價值三百多萬，或者是一些比較價值的一些首飾。突然有一天被小偷統統偷走了，諸位，你那個意根，那個生滅的心，要很久很久才會弭平，很久！本來是擁有三百多萬，可以換現金，尤其是現在金條，慢慢漲，漲得嚇死人了！哇！三百多萬統統沒有！以前擁有這些東西，現在突然滅了，沒有了，這個內心裏面那種得跟失、生跟滅，對這個相上那種執著，是很辛苦的，非常困難！譬如你的兒子，一直想考一個理想的大學，這樣栽培他，突然一間都沒考上！所以，我們一個人說到要放下，實在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。講一講很容易，那就放下，碰到你兒子、你女兒，放不下，真的！這個就是我們人類的意根是很難突破的，生滅得失心非常困難的！

[此亦舉意入易知之例，以顯虛妄。假設一人辛勞疲倦，精神不足，意根不對緣境，則妄現睡眠之相；睡眠既熟，精神恢復，意根不甘滯寂，則便現醒寤之相；此乃約忽寐忽覺而言，]不是指晚上，[非指夜寐夙興也。]「夜寐」就晚

上睡覺，早上就起來，不是那種睡眠，是突然忽睡一下；就像我們現在打個盹兒，不是指晚上一覺到天明那種睡覺，五、六個鐘頭的。[據此則勞倦睡熟，俱指意根，取此虛妄易知者，比例意入虛妄無體。]

[覽塵斯憶，失憶為忘者：以既寤之時，則歷覽前塵]，回想夢境，[而斯憶(記也)；欲睡之時，則失憶以為忘。]歷覽前塵就記憶起來了，欲睡的時候，這個記憶消失了，叫做忘。[又正睡之時，夢中獨頭，所緣覽塵境，亦稱記憶；]夢中獨頭，正在睡的時候，又起現行了。醒過來的時候，[既寤之後，則夢沉境寂]，忘記了夢境裏面到底發生什麼事情，這個時候[亦曰為忘。]所以，這個記跟忘，有時空性的，但是總是顛倒。

[是其顛倒，生、住、異、滅者：以上忽眠、忽寤，或憶、或忘，皆屬顛倒之相。生、住、異、滅，對眠、寤、憶、忘而說。]剛剛睡覺的時候，[初眠為生，正眠為住；將寤為異，寤已為滅。]醒過來的時候叫做滅，因為不再睡覺了；滅就是不再睡眠了，醒過來了，[始憶為生，正憶為住；將忘為異，忘盡為滅。]所以，這些名詞，生住異滅，成住壞空，有時候它都站在某一個時空，在形容什麼事情，有時候會用生住異滅；但生住異滅是動念的專有名詞，用在念頭上，這個是唯識學裏面講得非常清楚的。[寤忘准此可知。]

[吸習中歸，不相踰越，稱意知根者：謂意根能吸入現習，生、住、異、滅四相，次第遷流，中歸意地，前不落後，後不超前，不相踰越，稱意入為能知之根焉。]

[兼意與勞，同是菩提，瞪發勞相者：世人只知，眠、寤、憶、忘，為意家之勞相，並不知兼意知根，與所緣勞相，同是菩提心中，瞪發勞相。初舉例顯妄竟。]

[午二、辨妄無體。] 經文：「因於生滅，二種妄塵，集知居中；吸撮內塵，見、聞逆流，流不及地，名覺知性。」因為在這個生、滅二種妄塵；其實是生、住、異、滅。生滅、生住異滅就是內意根的塵，意根不是生塵、就是滅塵，你要牢牢记住這個。眼睛不是明就是暗，耳朵不是動就是靜。而這個意根不是生就是滅，這生、滅二塵為意根所緣。所以，二種妄塵，集知居中；因為它約緣內而言，叫做集知。吸撮內塵，就是法塵，這個內塵就是法塵，半分色塵、半分心。見、聞逆流，就算眼之見、耳之聞等根，要把它返回去、逆流回去，也流不及地，也沒有辦法流入意根之地，名覺知性。所以，這個覺知性，完全純粹是五根落卸的影子，完全是在裏面的，叫做內塵的，不是外塵的。

[此生滅，乃前五塵，落卸影子，有生、滅二種法塵之別。意入因於生、滅二塵，黏起湛然之體，集能知之性，居於意根之中，如幽室見。] 幽室就是暗室，[吸撮內塵：]吸取內塵。[即吸取內之法塵，為己所緣。前五科]當中，就是指

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。前五科是[向外，故云發見發聞等，]往外叫做「發」，向內叫做「集」。你看，中文用字是很小心的，發見發聞，就是往外叫做發，你看，[今云集知者，]向內叫做集，[以其但約緣內塵言。]只緣心內之塵叫做內塵，心內之塵就是生、滅。

[見聞逆流，流不及地者：前五根緣五塵之境；見、聞二字，該餘三根，]當然包括其他三根，包括鼻、舌、身三根。[皆順流外緣；倘若見、聞等根，要逆流反緣，也緣不到。]意根。[因五塵落卸影子，落在意地之中，為意根之所獨緣，故曰見聞逆流，流不及地。此能緣性，名意入覺知之性，亦不過托塵妄現而已。]

經文：「此覺知性，離彼寤、寐生滅二塵，畢竟無體。」現在就要講意根空無自性了。[然此覺知之性，既是因塵而有，離塵自應無體可得。《正脈》云：寤寐不同上眠寤，彼是假設，取於睡時，此是法塵，但約神思昏、明而已。二辨妄無體竟。]前面講的是睡覺，現在講的是法塵，不一樣的。

[午三、無所從來。] 經文：「如是，阿難！當知如是，覺知之根，非寤寐來；非生滅有；不於根出；亦非空生。」這個一看就知道。阿難，當知這個覺知之意根，不是那個時候，醒或者是睡那個時候來，也絕對不是生滅而有的。所謂「生」就是有苦樂之感受；「滅」就是沒有苦樂的感受，在這裏稍微瞭解一下。滅是內守幽閒寂靜之境；不是開悟那種寂靜，只是比較沒有苦樂的感受那麼

強。簡單講就是說：苦樂的強烈的感受叫做生，意根裏面覺得生；苦樂的感受沒有了，叫做滅，就這麼簡單！所以，這個你要特別注意，內心裏面對苦樂的感受，為什麼？它純粹內嘛，這是講感受，內在的覺受。對苦樂的感受有了，比較強，叫做生；苦樂的感受沒有了，就是內守幽閒寂靜之境，也不是因為苦樂的感受有沒有，而有意知根。不於根出，也絕對不是說，這個意知根自己跑出來這個覺知之根；亦非空生，這個談到意精。[此總標，下徵破。]

經文：「何以故？若從寤來，寐即隨滅，將何為寐？必生時有，滅即同無，令誰受滅？若從滅有，生即滅無，誰知生者？」這一段有一點難，何以故，說：為什麼？若從寤來，諸位！此覺知之意入，若從醒的時候來，醒的時候才有意精，寐的時候，意精就沒有了。寐的時候，就沒有辦法覺察到寐了，將何為寐？「寐」就是睡覺，那做夢的人又是誰啊？那個意入就跟著寤的時候跑掉了；意入跟著寤跑掉了，寐的時候在睡覺，做夢的時候又是誰在做夢啊？寐即隨滅，因為沒有辦法覺察，因為寐已經沒有意入了。那又有誰能夠在做夢的時候，了解說做夢到底是誰啊？好！必生時有，滅即同無，必這個意根的覺知性，生的時候才有，就是講生、滅法，這個意根的覺知性在生法的，意思就是動念，動到執著的那個念頭，這個法塵生的時候，你才說這個意根的覺知性才有；那麼，滅的時候，這個滅不是說滅無，是說沒有苦樂的強烈感受的這個時候，就即同無。

這句話意思就是這個苦樂感受很強烈的時候，你這個意知根覺知它是有，如果說這個時候才有意精，那麼，滅塵的時候就沒有，因為沒有苦樂感受的時候，沒有強烈的時候，滅就同無。再講一遍：必生時有，滅即同無，你一定要說，這個意根在覺知性生塵的時候，生出這個法塵的時候，這個意入才叫做有的時候；那麼，當意入的生沒有的時候，這生塵沒有了，滅塵就沒有辦法覺察了，滅塵沒有辦法覺察就同無，令誰受滅？那麼，滅塵來的時候，誰感受到這個滅塵呢？誰能夠感受到內守幽閒寂靜之境呢？意思就是這個意入，不隨生塵還有滅塵而改變，不管你的苦、樂生塵走了，就算苦、樂生塵沒有了，這個生塵，意入還是可以感受到滅塵。若從滅有，生即滅無，如果這個意根的覺知性從滅才有，因為滅了，才有這個覺知根；那麼，這個「生」就是法塵的生，就滅無了，就沒有覺知性。滅才有覺知性，生的法塵當然就沒有覺知性了。誰知生者，又有誰能夠知道，生法塵的時候，這個覺知性有苦、樂種種的感受呢？又有誰可以感受到苦、樂法塵之生呢？

[初句徵；此先破從塵來。若謂此覺知之意入，從寤而來者，至於寐時，此覺知必隨寤而滅，又將何者而為寐乎？即今寐中，能做夢者，又是誰耶？]因為已經跟寤的時候跑掉了，那麼，睡覺當中做夢那個，能知道做夢的又是誰啊？意思是：意入、意根，當然就沒有跟著寤的時候跑掉。[若從寐來，]只有在睡夢當中，那個意根才顯現，[類此可推。若謂此覺知，必從生塵有者，至於滅塵時，即應同生塵而無矣，又令誰領受滅塵，而內守幽閒寂靜之境耶？]換另外一個角度說，[若謂此覺知，從滅塵有者，]滅塵有，那麼，生塵當然就沒

有了。[至於生塵時，即應同滅塵而無矣，即今能覺知生塵，分別苦樂者，又是誰耶？]意思就是：並沒有跟滅塵跑掉啊！

經文：「若從根出，寤、寐二相，隨身開合，離斯二體，此覺知者。同於空華，畢竟無性。」如果說這個意入、意根，不必借重於寤、寐二相，寤、寐二相其實就是生滅。隨身開合，這是指內在的心臟、肉團心，經典是這樣講：我們白天的時候，心臟是開的；晚上睡覺的時候，心臟是合的，這用肉團心來講。隨身體的肉團心的開，就是醒了，合就是晚上睡夢了、睡覺的時候。離斯生滅二相，就是寤、寐，生滅二相、二體，離斯二體，此覺知者，這個覺知性，同於空華，畢竟無性。[此破從根出。]單根，是無自性的。[若謂此覺知，從意根出者，寤、寐二種之相，乃隨身根之內，肉團心開合而成。肉團心是肉質，狀如倒掛蓮華，寤則開，寐則合，離斯(此也)寤寐開合二體，此意入之覺知，同於空華，畢竟無有能入之性，是則根尚叵得，如何可說從根出也？]

經文：「若從空出，自是空知，何關汝入？」如果是虛空自己出，虛空不關你的事情。[此破從空而出。若謂此覺知，]性，[從空出者，空性頑鈍，根性靈知，虛空本屬無知，縱然能有知覺，]就算虛空能有知覺，[自是空之有知，何關於汝意入之事？]也不關你意入之事，[以上追究，此覺知者，來處不可得。三無所從來竟。]

[午四、結妄歸真。] 經文：「是故當知：意入虛妄，本非因緣，非自然性。」

六入都是這樣，是故當知，眼入、耳入、鼻入、舌入、身入、意入，都是虛妄；六入虛妄，本非因緣，非自然性。底下是告諸如何來破無自性，講到無自性的事情。[準上可知。此處《正脈疏》，交光法師，發明入、處、界三科，破法有三種差別，] 破法就是讓他了悟空無自性。為什麼叫破法？讓眾生了悟沒有來去、生滅、增減，純粹是妄，達妄本空，知真本有叫做破法，破就是要讓大家瞭解相妄。好！下面師父來一一解釋，此處《正脈疏》，交光法師，發明入、六入；處、十二處；界、十八界，三科，破法有三種差別，[為千古獨唱！]  
甲[一者約緣破：]約外在的緣，[言不局本法，廣破外緣也。如滅火不徑]「徑」就是直接，不直接，[撲火，但抽去其薪，]譬如說你要破這個眼，那麼，把這個明、暗除掉，[火自滅矣，以火無自體也。]所以滅火不直接撲火，釜底抽薪，「薪」就是木柴，火就自然滅，以火無自體性。

乙[二者更互破：言二法相依而立，]就是根、塵，根塵相依而立，[即須更互破之。]破根或者破塵，[如蛟水相依，]蛟就是蛟龍，古傳說中一種似龍而能發洪水的動物，我們說蛟龍。蛟龍依水而住，所以，怎麼樣？[兩皆為患，]你要除掉蛟龍，[除之者，]很簡單，[驅蛟絕水之本，]把水斷掉，意思是說你把這個蛟龍除掉就沒有水了，這當然是古時候的傳說啦，重點是表法的。[泄水]你把這個水泄掉，那麼，這個蛟龍就沒有地方可以居住。[破蛟之居也。]因為這個蛟龍居住在水，是不是？蛟龍會製造水，水又養著蛟龍，所以二個互相就是患。

丙[三者從要破：]從最重要的，從精要處破。[此有兩種，]丙一：[一者二法從要破：]就是從根、塵的最重要的部位破。[如兩木相倚而立，但推倒一邊，二皆倒矣。]就是空無自性的意思，其實這個統統在講空無自性，單根不生、單塵不生、單識也是不生。

丙二：[二者三法從要破：]就根、塵、識，這後面會講到，十八界的時候，三法——根、塵、識，從要破。[如筋、]就弓箭，用弓箭來分析，筋當然就是做線的，弓箭的那個線，拉的。[膠、]粘的；[角]就是弓箭。做弓箭用硬的，做弓箭用角。[三合為弓，而膠為其要，]膠就把三種粘住了，[但除去其膠，則筋、角皆不成弓矣。]筋是線，因為沒有粘住，線沒有用啊，還有那個弓也沒有用啊。[故此六入，全是約緣破，]諸位！約緣破就是依甲。[塵即其緣也。]六入就是眼睛的、耳朵，乃至於意的生滅，就這個來破。

[下十二處，兼更互破，]就是乙，依乙的方法破，後面會講到。[及二法從要破也，]二法從要破就是丙一。[眼、色、耳、聲四處，]就是破眼見聲色，或者破色生眼見，眼、色、耳、聲四處，[更互破也；]到底是眼見生色塵呢？還是色生眼見呢？這後面會講到。這是十二處，十二處上面講眼、色跟耳、聲四處，當然還有八個地方。[餘八處二法從要破也。]餘八處，如果是鼻就對嗅；舌就對味；身就對觸；意就對生滅。餘八處就是鼻、嗅、舌、味、身、觸、意、法，意就是對法塵，就是生滅。[又惟身、觸二處，獨約根破，]就是根身破，

從身的要來破。[餘六處獨約塵破也。]六處就是鼻、舌、意，約外塵來破。[後十八界，全是三法從要破也。]三法從要破就是丙二，根、塵、識三法從要破，[然文雖從要，]而破，[意實並破，]意思是說：雖然文章從重要的破其無實體性，都是相依，就是緣起、空性、相妄性真；但重點其實他的用意是同時破。[非同六入，]不同於我們這一次的六入，剛剛講的眼入、耳入、鼻入、舌入、身入、意入，不同於六入。[正意在根也。]這個正意就是重要的用意在於六根，因為根裏面有這個見性、聞性、開採不生滅性。從根開採見性，從這個見性擴大到如來藏性，愈來愈廣，到最後就周遍法界的七大，即如來藏性周遍法界。所以，先從根，再來慢慢擴大，變成周遍法界如來藏性。正意在六根，如果這個六根的根性開發不出來，那麼，更談範圍那麼大的宇宙的如來藏性？所以，正意在根，重要的用意就是在六根；在其他的經典都是五陰、十二處、十八界；而在《楞嚴經》首重六入，因為這六入是生死的根本，但是也是解脫的起源；六根讓你攀緣六塵造生死業，諸位！你要解脫就是從這個地方解。六根橫的就是：眼根、耳根、鼻根、舌根、身根、意根；要直接深度的就是：動、靜、根、覺、空、滅，這個後面會講到。解六結，越三空，人空、法空、空空，就是在這個，後面會談到。[詳其結處，蓋可見矣。卯二六入竟。]最後的時候都是結妄歸真。



勤修清淨波羅蜜 恒不忘失菩提心

滅除障垢無有餘 一切妙行皆成就

Email:dakuan00@yahoo.com.tw

牟尼佛法流通網 釋大寬法師 合十 分享

電子書免費下載 PDF for Apple iPad Acer ASUS HTC WIKI

<http://www.muni-buddha.com.tw/book/>